

§ 邪靈侵擾

夜幕低垂，雅典市集的石板路上籠罩著一層異常的靜謐。

月色本該灑落銀光，卻被一股難以名狀的陰影遮蔽。

風聲如同低語，帶著海的腥鹹與血腥的味道。

蘇格拉底正在家中與年輕的弟子們對話。他的語調平靜，仍舊是那一套反詰的方式：

「什麼是正義？它是否能夠獨立於力量之外而存在？」

柏拉圖靜靜聽著，眼神卻隱約不安。他感受到空氣的異常震動，那是他自小便擁有的直覺——靈性的共鳴。安提豐更為敏銳，他是帶有法師血統的戰士，身上攜著銅製的護符。

突然，屋外的陰影膨脹起來，牆壁上映出扭曲的人形。那是一具無臉的黑影，聲音如鐵片摩擦般刺耳：

「蘇——格——拉——底……」

屋內的油燈猛然顫動，火焰縮成一絲幽光，幾近熄滅。

弟子們驚恐四散，唯有蘇格拉底泰然自若，他慢慢起身，雙掌貼在石地上。

「護陣。」

低沉的吟聲響起，地面浮現褐色的光紋，宛如龜甲般將屋宇環繞。

然而，那邪靈並非凡物，它來自赫利歐羅斯的暗黑兵團，靈核蘊含復仇之火，竟能撕扯光紋，像腐蝕鐵鏽般將陣紋一點點剝落。

柏拉圖這才驚覺：蘇格拉底雖有魔力，卻以護守為主，並不足以對抗如此強橫的黑影。

「老師！」柏拉圖高聲喊道，「容我來助！」

他掐動指印，壓制黑影的蔓延。

安提豐則抽出短刃，刀身刻滿古老的符文，通體燃起赤炎。喝道：「破！」

他猛然躍起，火刃劃破黑影，濺起如同墨水般的液體。邪靈發出尖叫，聲音震得瓦片紛落。

蘇格拉底皺眉，卻仍不改沉穩口吻：「安提豐，你以武力斬裂，卻未觸及它的本質。」

語聲未盡，黑影已再度化為無數觸手，纏向他。

柏拉圖急忙揮動雙手，築起一道透明的壁壘。然而，壁壘被觸手撞擊，不斷發出裂響。他的臉龐蒼白，雙手因用力過度而顫抖。

這時，蘇格拉底低聲吟誦，雙掌猛然拍擊地面。厚重的土元素能量爆發，化作一尊泥土巨像，護立於身前。巨像以鈍拳轟擊，將部分觸手碾碎。但邪靈卻如無數碎片重聚，依舊不滅。

「老師，這就是您說的正義？」柏拉圖終於忍不住問，他眼神焦灼，聲音幾近顫抖，「它不聽理性，它只懂吞噬！」

蘇格拉底凝望著那不滅的黑影，良久才低聲回道：「或許，正義從未能離開力量而獨存。」

安提豐怒喝一聲，火刃燃至極盛，他縱身躍上巨像肩頭，直斬黑影核心。焰刃切開之處，黑影爆裂，化作漫天黑灰，帶著淒厲尖嘯消散於夜空。

一切歸於寂靜。屋宇殘破，弟子們蜷縮角落，面色驚懼。

柏拉圖望向師者，仍在顫抖：「老師……今日若無安提豐的武力，我們皆已亡矣。那麼，您長久論證的正義，究竟還剩什麼？」

蘇格拉底沉吟片刻，目光如深淵。他並未立刻回答，只是緩緩坐下，抹去掌上的泥塵。

「或許……」他輕聲說，「正義只是人類對抗黑暗時，掙扎留下的文字。真正能存續的，仍是武力。」

安提豐冷笑一聲，將染血的短刃插回鞘中，不再言語。

柏拉圖雙手緊握，眼神忽然燃起一種奇異的光。

他明白，這場經歷將在他心中種下一個無法抹滅的矛盾：理念與武力，正義與黑暗，永恆對立。

雅典城外的夜空，仍有一縷黑煙緩緩升起，飄向遠方。

那是邪靈未竟的餘痕，正回歸赫利歐羅斯暗黑兵團的懷抱，低語中帶著警告：

「這只是開始……」

屋宇的裂痕中仍有灰燼在飄落，宛如夜空裡逆流的雪。

弟子們三三兩兩散去，臉色蒼白，不敢久留。

雅典的夜依舊靜謐，但靜謐裡潛藏著一種壓抑，似乎所有的石柱、雕像都在注視剛才的慘烈。

蘇格拉底坐在斷裂的石桌旁，雙手交握，像在沉思，又像在祈禱。他的鬍鬚沾滿塵灰，眼神卻沒有動搖，只是深沉。

安提豐冷冷地看著他，火刃的餘光尚未完全熄滅，刀鋒在夜裡發出一絲低鳴。

「你看見了吧？你那套關於正義的空談，根本無法驅逐邪靈。若不是我的劍，今夜我們全都成為黑影的糧食。」

他的聲音帶著鐵一般的決絕，不容辯駁。

柏拉圖仍呼吸未平。他的眼神在兩人之間游移，終於開口：

「老師，我始終追隨您的辯證之道，可今日，我也看見了安提豐所言的真實。理念無法割裂敵人的觸手。它能夠啟迪靈魂，但在黑暗真正襲來時，它是脆弱的。」

蘇格拉底抬起眼來，語氣依舊平緩：

「你們說得不錯。武力能擊退邪靈，但若人心不知何謂正義，只懂以力壓人，那與黑影有何不同？」

安提豐冷笑：

「你錯了。正義本來就是強者的語言。若無力量，誰會聆聽你的辯證？誰會容許你在市集中說話？」

「那麼，」蘇格拉底回以一個反問，「若邪靈成為強者，我們是否便要稱它為正義？」

安提豐沉默片刻，眼神閃過一絲冷冽。「至少今晚，若非我的刀，它才是正義的主宰。」

柏拉圖心頭一震。他明白，兩者都在某種程度上說出真理。

老師守護了理念的純潔，但安提豐揭示了現實的殘酷。這矛盾深植於他的心中，如同尚未癒合的創口。

蘇格拉底望向柏拉圖，語氣稍顯柔和：「柏拉圖，你可曾想過，正義不是用來勝利的，而是用來指引勝利者如何使用勝利？」

柏拉圖微微顫抖，低聲道：「但若我們無法勝利，指引又有何用？」

蘇格拉底沒有立刻回答，只是長久凝視著殘破的屋宇，彷彿看見了整個雅典城。

安提豐忽然拔刀，將刀鋒深深插入石地，發出鏗然一聲：「我不否認理念有它的位置，但你必須承認，真正決定生死的是武力，而非語言。」

屋內陷入沉寂。

柏拉圖緩緩站起，語氣堅決而低沉：「也許正義必須依附於力量，才能存續。也許理念只是力量的影子……但若沒有理念，力量終將自吞其果。」

三人無言。

屋外的夜風捲起灰燼，如同邪靈殘餘的氣息仍在遠方低語。

正義與黑暗、力量與理念，似乎從未能決出勝負。

大海的深處，月光難以觸及之地，黑色的宮殿靜默如墳墓。

赫利歐羅斯獨自坐在祭壇前，四周環繞著燃燒的黑焰，映照出他的輪廓，年輕卻帶著某種超脫人世的蒼老。

兵團的邪靈歸來，低語如風：

「主啊，蘇格拉底尚存，柏拉圖與安提豐出手援助……他們皆是希波克拉底魔法學院的學員。」

赫利歐羅斯怔住。那名字如同古老的鐘聲，再度敲擊他的心——希波克拉底。

他閉上眼，記憶再度湧現。

那是在薩摩斯島山道上的一間陶器工坊，希波克拉底神色沉靜，卻帶著不可動搖的力量，曾對他說過一句話：

「復仇只會讓你與深淵同化。你若真想讓世界記得你的名字，就讓它因你的智慧，而不是怨恨。」

這句話如火焰，烙在他的心裡。他曾憤怒拒絕，卻無法真正忘懷。

更讓他難以逃避的，是那個女孩——奧麗芙。

純真的眼神，像是能穿透黑焰，看見他靈魂深處最隱秘的渴望。

她對他傾心，不是因為他的力量，而是因為她在他眼中看見了孤獨與傷痕。

赫利歐羅斯的指尖顫抖。他掌握破幕之環的暗黑符印，只要一個意念，便能召來更多的靈體，席捲雅典。然而，他的心卻無法下定決斷。

「為什麼……」他低聲喃喃，「為什麼偏偏是他們？」

他想起柏拉圖，那個沉思的年輕人，在雅典的市集裡總是默默觀察，眼神中閃爍著理想之火。想起安提豐，那把赤炎之刃，雖桀驁卻真切。想起奧麗芙，單純得近乎愚蠢。

這些人，都是希波克拉底的學員。

「他……」赫利歐羅斯握緊拳，聲音壓抑，「曾經要我放棄復仇。如今，他的學生們卻擋在我的路上。這是命運的嘲弄嗎？還是試煉？」

黑焰在祭壇上翻湧，邪靈低語不斷：「殺了他們……吞噬他們……」

赫利歐羅斯卻猛然站起，眼神動搖。他並非沒有力量，他真正缺乏的，是決斷。

因為在奧麗芙的眼裡，他看見一種久違的可能，或許自己不必永遠成為闇黑之王。

「但若我放棄，家族血冤又如何昭雪？」他顫聲問道，聲音裡帶著深切的痛苦。

四周無人回答，只有海潮拍擊深淵，發出沉悶的轟鳴。

赫利歐羅斯緩緩坐下，掌心覆在破幕之環上。黑焰閃爍，映出他矛盾的面龐：一半是陰影的王者，一半卻像未曾被世人理解的青年。

「希波克拉底……」他低聲呼喚，「你要我放下，卻從未告訴我，放下之後，我該如何生存。」

夜色沉沉，整座黑色宮殿陷入無聲的徬徨。